

大宋真宗皇后——宫闱风华

赵国兴 编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大宋真宗皇后——宫闱风华

作 者：赵国兴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ISBN：7-5354-2343-4/1247.53

定 价：30.00

目 录

第 一 回	藏祸心韩钦若选美女	怀远谋萧太后窥中原 ...	1
第 二 回	江宁府丁谓之攀权贵	秦淮畔韩德让话宋军 ...	14
第 三 回	瞻高远吕易直放生	划良策刘懿仙迎驾	29
第 四 回	受重托刘美人慰邓氏	谢恩典李继迁贡良驹 ...	42
第 五 回	祥古猎场辽主殄二虎	焦山行宫太后悔圣宗 ...	59
第 六 回	凤仪殿奸人献美姬	宋宫掖真宗纳新宠	73
第 七 回	受挑唆真宗欲废后	释怨艾懿仙教皇儿	87
第 八 回	附大国李继迁求婚	盟邻邦萧太后嫁女	102
第 九 回	巡西京刘懿仙识才俊	返汴梁郭皇后哭儿尸	113
第 十 回	辽南京君臣议兵事	元和殿萧绰诛近臣	127
第 十 一 回	图新变元俨结内侍	奉手谕鱼雁蛊国君	140
第 十 二 回	正禁宫万安逐妖孽	毙鱼雁天子省身心	153
第 十 三 回	巡三关萧绰督战事	靖边陲近臣赴戎机	170
第 十 四 回	怀忠莅士安荐寇准	摒私念刘娥举王旦	186
第 十 五 回	战望都王继忠殉国	困驿馆张元弼焦心	196
第 十 六 回	入禁宫张耆陈边事	赴灵堂真宗吊忠魂	211
第 十 七 回	郭皇后遗囑立刘氏	寇平仲焚诏藐圣躬	223
第 十 八 回	忧国家刘娥全宰辅	庆华诞寇准羞丁谓	244
第 十 九 回	王继忠奉旨入含章	萧太后颁诏犯中原	262
第 二 十 回	获急报寇准逼议亲征事	临大敌怯臣争献迁都谋	273
第二十一回	寇宰辅托张耆搭桥	刘婕妤召上官解疑	287
第二十二回	沉香阁嫔相再议亲征事	执政府姐弟又划陷君谋	302

第二十三回	征澶渊刘娥慰君伴驾	困瀛州萧绰授意呈折		315
第二十四回	守大名全照救天雄	破德清真宗遣和使		330
第二十五回	孙全照斗胆扣国使	上官正断臂败辽师		347
第二十六回	张信使衔命赴行在	曹利用奉书使辽营		369
第二十七回	刘婕妤假旨昼渡河	寇平仲得酒夜宴歌		381
第二十八回	察箭阵萧达兰毙命	发弓弩杨延昭立功		400
第二十九回	拜天子剑寇准诛逃官	垂图腾旗萧绰哭勋臣		408
第三十回	备和议刘娥择良将	恃军威韩杞弃裘衣		423
第三十一回	林间荒野众将闹朝会	栾州府衙萧绰诫众臣		434
第三十二回	萧排押千骑劫宋寨	杨延昭万弩败辽师		444
第三十三回	护机宜婕妤傲宫奴	送情报佞臣逗道姑		456
第三十四回	真真假假寇准调兵遣将	惴惴亟亟萧绰更使诚臣		466
第三十五回	王继忠泪洒祈归疏	曹利用面奏和议果		477
第三十六回	萧太后欣签《澶渊盟》	宋天子喜作《回銮诗》		487
第三十七回	赵元份弥留陈忠言	刘懿仙进言择良臣		496
第三十八回	安邦国婕妤荐英才	乞立后安仁跪宫门		509
第三十九回	王丁合谋暗定倒寇计	南土联折明呈参劾疏		524
第四十回	赐珠玉真宗欲买王旦心	察隐情昭仪思借李氏腹		538
第四十一回	主仆同心暗缔君子盟	天子遂意终成风流事		548
第四十二回	封泰山媚臣献符瑞	坠玉钗天子测男女		562

第四十三回	崇政殿真宗散喜钱	钓鱼台奸王晤佞臣	572
第四十四回	刘世济奉旨觅用和	李燕如挥泪会亲人	585
第四十五回	庆周岁奸王献木偶	正中宫夫妻抚琴瑟	598

第一回 藏祸心韩钦若选美女 怀远谋萧太后窥中原

北宋咸平四年春二月，苏州通向江宁府的官道上，一拉溜五十辆绿帟单匹香车不急不缓地辘辘行进。每辆车上均插着一面明黄小旗，它向人们昭示着香车的皇家身份；而车顶端向四周抖擞闪烁的五彩绛穗以及车前高挂着的大红绣球，又说明其中安坐的是为皇帝选召上来的秀女。香车左右，押车的禁卒披坚执锐，高鞍骏马，威武雄壮；马脖子上的环状项铃，叮叮咚咚不绝于途，它以娱耳的欢快，淹没了马蹄的清脆节拍。依次延伸着的车队之后，是选秀钦使韩钦若的卤簿仪卫。韩钦若坐在绿帟四挂辇车里，那双透着精明的小眼睛，正出神地观望着大江南岸的清明秀色。

他是太宗朝的执政大臣，二十八太保荆王元俨的幕后“小诸葛”。他和他的胞姐——青城山上清宫的清宁道长，屡为元俨出谋划策，造势壮威，网罗朝臣，广交岩穴，甚至二次三番地布箭阵设陷阱，却未能鼎助元俨登大宝即皇位，终将十余年的心血与智术化作了潺潺清流，看似有声有色，转瞬即滔滔远去矣。所幸的是，他们多次的预谋与行动，竟都在太宗皇帝的眼皮底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亦未被昔日的竞储对手、今朝的皇帝赵恒攥到把柄，没有像大太监王继恩、副宰相李昌龄、知制诰胡旦、双料国舅爷李继勋那样，或死于贬所，或流于边鄙，或为世人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更令他暗自庆幸的是，赵恒即位的三年多来，不但没有怀疑他们的过去，还将二十八太保由周王晋封为荆王；

命他兼领了宫苑使和选秀钦使，又获得一次难能可贵的与荆王联谋的大好机会……

长江南岸的二月，正是草长莺飞，柳暗花明，山青水秀，稻花飘香的美好季节。但每到傍午时分，特别是无风的天气，就仿佛盛夏乍临予人以炎夏之感。韩钦若是太原府人，又长期在北方做官，对于江南的闷热天气，很不适应。故此，不论寄居杭州还是下榻苏州，除非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街衢里巷，他常常是撩起或虚掩着辇车的窗帘，尽情地坐享着清风送来的几丝儿凉意。今日便是如此——巳时方至，他便撩起侧窗帘儿，探出了那个项侧生有赤褐色瘤瘤的脑袋。但说来亦巧，恰在他探头之间，就见倒数第二辆香车的侧窗口处，有一秀女的高髻美发露了出来。那美女雪白颈项下的艳红绸衫就像一团火，晃得他的一对小眼睛连眨了几下。

“去！汝等速去问问。”他干巴瘦短的手指急火火地朝前边的香车一指，对徒行于车旁的随从们厉声说道，“问问探颈的那位秀女有何吩咐？”

其中一个随从应声而去。片刻之间便转来回禀：那位秀女嫌香车里太憋闷，就钻出头来透透空气亮亮风，并无其他要求。他皱皱眉心又点点头，转转眸子就向前传出一道命令：在道旁无人观瞻的情形之下，所有香车的侧窗帘儿均可虚掩着透透空气。

显然，这是那位斗胆擅自探出脑袋的秀女，为自己的四十九位同行者们争得了一息清风一片蓝天。但这位秀女是谁？又何以有如此的勇力和胆

魄，悍然违拗旅途的禁令呢？

从五十位秀女注册簿上看，这位秀女是杭州府尹李染的独生女儿，芳名落雁，表字翔仙。但韩钦若早就知道，她是冒名应选的。她原是王昭君的同乡，出生在郁郁苍苍的大巴山下，蜿蜒南流的香溪之畔。只因她一落生肌肤就蒸发出一股香气，便起名唤

作香妮。香妮秉青山绿水之灵气，自幼就楚楚动人，聪慧异常。年方六岁时，忽然镇上莅临三位看似很有来头的差人，声称要为王妃选侍女，留下三百两白银，便将小香妮带了去。从此小香妮便与父母断绝了音信，不远万里来到商州地面林深处的九姑山庄。斯时，九姑山庄已聚居着几十个从四五岁到十三四岁的女孩。她们个个都具有超常姿容与天赋——或是初露锋芒智勇双全的武林新苗，或是聪颖敏悟，眉目生情，貌若天仙的美人胚子。这些女孩不美不行，天赋不高不行，年纪大了更不行。因为，二十八太保既要她们先天的灵秀姿容与高超智商，又取她们未成年的后天极强的可塑性。这样训导出来，才能乖乖地毫不走样地完成他赋予的特殊使命。元俨将偌大的九姑山庄分割为各个独立老死不相往来的若干个小区。将这些引诱骗至的女孩豢养其中。根据女孩儿不同的姿质与天赋，延请高师名流，分别进行封闭式训练与调教，或三年二载，或十年八年，一旦需要，元俨便把她们之中的一个或几个分别派遣出去。这些派遣出去的靓女子，只知有荆王不知有皇帝，荆王的指令便是天条圣旨，荆王的手臂朝前一挥，即使前方是刀山火海，她们亦将义无反顾。如今坐在倒数第二辆香车里的二八佳丽落雁，正是受荆王之派遣，借皇上选秀之机，作为秀女的一员，经过层层筛选之后，才得以进宫侍奉皇上的。

落雁是正月十五观花灯那天上午，才由九姑山庄驰往杭州，将李染夫妇认作父母的。亦正是从灯节之夜始，杭州城的军政要员、耆老贤达、贵妇名媛，皇胄纨绔，亦才知道李府尹家里还有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儿呢。但是，落雁就像昙花一样，仅在灯节之夜露一下芳容，便又消声匿迹了，一直俟到绿肥红瘦、落英纷飞、皇帝的选美钦使光临杭州前二天，她才又若九天突然落下的仙女，白绫披肩，红罗拖地；上着雕花儿绿胡绸衫，足蹬缀缨穗的绣花靴；粉面桃腮，黛眉杏目，就像一朵带露展放的芙蓉花，

在李夫人的带领下，羞答答怯生生却又不失落落大方地出现在了韩钦若面前。

“祖籍？”韩钦若忽闪她一眼。

“青州莱芜。”她回报韩钦若多情的一瞥，跟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靥。

韩钦若微微颌首表示赞许。他知道她回答他的，正是李染的祖辈生息之地。“父名及其职守？”他接问。

“杭州府尹李染。”

他似惊奇地打望她良久：“汝乃李大人之千金？”

“正是小女！”她莺声燕语。

其实，入堂一照面，她便认出了韩钦若。那是在来杭州前的九姑山庄。那天，她们十二个专修诗词歌舞、琴棋书画的少女，一早就接到女庄主香姑的指令，说有位颇懂文艺的权威人物要来考核她们，叫她们好生准备

。听后她们都有些紧张。但是，待到巳时正刻，女庄主却领进一个四十多

岁的矮个子。矮子瘦瘦的身材，黑中透黄的面皮，玄色长棉袍，紫褐色的大襟短袄，褪了色的皂靴，一副落魄教馆先生模样。于是，她立时松一口气，觉得面前的这位“教馆先生”，与她想象中的威严、庄肃与伟岸，相去甚远，简直大相径庭。但其貌不扬的“教馆先生”还是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教馆先生”脖子左侧长有一颗鹌鹑儿大小的医名唤作癰的瘤子。那瘤子黑黢黢颤巍巍的，叫人看了呕心。“教馆先生”没有全面考核她，只教她弹了古筝曲和琵琶曲，又让她伴歌跳了一曲《羽衣霓裳》舞，就面无表情地令她退了出去。事后才知道“教馆先生”叫韩钦若。现在，“教馆先生”虽然蟒袍玉带，官冕堂皇，成了选美钦使。但凭颈上那颗十分显眼令人作呕的瘤子，她一眼就认出了他……

香车辚辚继续前进，方驶出不到二百步，就见最后一辆香车的窗口，又探出一头乌发。这头乌发更是肆无忌惮——她勾转凝脂一般的白嫩颈项，直视韩钦若的坐辇，玉臂纤手居然还向韩钦若的侍从频频招摇着。

韩钦若皱皱眉峰。如果方才落雁的违犯禁规，是对他这位钦若的蔑视，那么眼下沉鱼的张狂招手，简直是对他的公开挑战。他曾多次告诫过元俨：潜入宫廷的美姬不仅要善于用美色和伎艺博得皇上的宠幸，还要学会隐忍含蓄与韬晦，万万不可太狂傲太有恃无恐了，过分的恃色傲物不宜于潜伏持久，当然更难有“作为”……而目前这两位自己亲临考核选取并寄以后望的二八美人，似乎体内都潜伏着“轻狂”的劣根，还没有入宫受封，便表现出如此难捺的优越感与张狂欲，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危险信号。

“尔等再去关照一下：警告前边那位秀女，抛头露面、顾盼张望都是越规行为！”韩钦若气恼地又对徒行于身边的两位侍从说，并向前边沉鱼乘坐的香车指了指。

一个侍从飞步赶上了最后一辆香车。不大会儿工夫便又喘吁吁地转回禀说：那位秀女说她口渴难耐，随带葫芦里的水又都洒光了，她求大人开恩给口水喝。

韩钦若又皱皱眉心：“可以送点水给她。但要请她自重些。”说罢，他缩进露在外面的乌纱，流露出满面的抑郁——竟暗自埋怨起赵元俨来——

当初，在周王府后花园假山竣工落成的典礼上，他发现二十八太保周王元俨，是一个极其残忍的花花太岁，就暗中同姐姐——青城山上清宫的清宁道长商议，决定先暗中鼎助元俨夺得太子之位，待元俨登极做了皇帝，再通过元俨之手渐次毁掉赵家的江山。但是，元俨简直是一条扶不上墙头的恶狗，其生母王德妃又

是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居然在竞储大有希望的情景之下，丧失了一次远征西川建功立业的机会。葬送了他和姐姐三十多年的良苦用心。此后，虎狼关和老河口的暗杀行动，那本来就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多亏了姐姐师兄清虚道长的那副十辰索命霰。不然，一俟被擒者开口，不仅赵元俨刺杀皇兄的真面目暴露，就连他们姐弟，怕亦只能是含恨九泉了。然而，正是所谓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到得去年腊月，他终于又窥测到了方向，觅到了时机。

赵恒即位四年来，可谓政通人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富民实。百官士子歌功颂德，市井艺坊歌舞升平。此等的盛世氛围，陶醉了赵恒。他飘飘然晕晕然，仿佛真的成了“千古一帝”的圣明天子。在赵恒志得意满最易沉湎酒色的关头，他适时地抛出了放旧宫女出宫，再选新秀充实后宫的奏疏。在赵恒既欲拥有“佳丽三千”又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他将第三个奏折呈到赵恒的御案，以历朝历代新皇帝登极均有一次大规模普选秀女之事实，打消了赵恒心头的彷徨与疑虑，不仅恩准了他的选美奏折，还命他为选秀钦使，并亲自督办两广江浙一路的选美事宜。终使他和元俨暗遣美女入宫的阴谋得逞。

真宗赵恒的一道选美诏书，就像塞外吹来的一股强大寒流，迅疾地传遍了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直至此时韩钦若心里才仿佛一块石头坠地，满怀着抑制不住初战告捷般的喜悦，乘着浓浓的冬日夜色，再次来到荆王府，密会赵元俨，进一步落实他们精心策划的美人计，欲将元俨十年心血训练出来的十二名美姬，一古脑儿地派进赵恒的皇宫。岂知，此时十二名美姬中的十名，已先后为元俨亲幸成了残花败柳，气得他胡子眉毛一齐颤抖，居然手指堂堂王爷，瞪圆了眼睛：“你……你……你又毁了我们的计谋！”

元俨魁梧的身躯，错愕惊愣成了一尊泥塑，半晌方吱唔道：“本王以为，个个都花朵一般的姿容，他是察觉不出的……”

“汝当他是白痴呀！”他依然怒不可遏，“十个破烂货中一个露馅，汝知道身犯何罪么？”他原地打个旋儿，“欺君之罪，是罪不容赦的欺君之罪！到那时，哼！多年的屡屡失败，想不到直至今日汝还存有侥幸，实乃令人寒心！”

元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时怔愣无语。

“唉……”他长长地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方目盯着元俨问：“那两个叫落雁和沉鱼的姑娘，王爷敢保证清白身子么？”

“本王敢对天明誓！”元俨语音铿锵地说，“当然，如果今年仍派不上用场，明年就……”

他斜白一眼赵元俨：“那就这样定吧：我亲自去九姑山庄考核一下她们的伎艺，还要带上老妈子为她们查体，看她们是不是处子。若两样都合格了，我们就照计行事。”

此后的第三天，树林深处的九姑山庄就悄无声息地潜入他这么一位“教馆先生”。他先后考核了落雁和沉鱼的伎艺，还命老妈子查验了她们的身体。待他核实她们确确实实还都是黄花闺女，而且从姿容到伎艺此二女都足以令赵恒神魂颠倒的时候，才同二十八太保商定：一个冒充李染的女儿，安排在杭州应选，一个冒充苏州知府的千金，于苏州应选。然后同其他四十八位美女会聚苏州，由他亲自押解，直趋京师……

香车辚辚，继续前进。谁亦没有注意到在官道侧面不远处的一个山坡林中，一具停驻下来的豪华滑竿里，仰坐着一位将近五十岁的贵夫人。贵夫人美发妍颜，端庄雍容，仪态万方，气韵盎然。她的左右簇拥着八名侍女、十二名护卫，看似本地官宦大家的诰命，其实她是再次秘密深入宋朝腹地的大辽国皇太后萧绰。

萧绰，乳名燕燕，十七岁时被辽景宗耶律贤立为贵妃，旋即封为皇后。在她二十九岁时，三十五岁的辽景宗于云州狩猎劳累过度导致旧疾复发而辞世。她的十一岁的长子耶律隆绪枢前即皇

帝位。她便成了年轻的皇太后。并从此摄政至今。

萧绰生于契丹后族萧姓，排行第三。在她出生之前，两个姐姐就已经出嫁，因而萧绰不仅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还从父亲那里受到更多的汉家儒学的熏陶。

萧绰的父亲萧思温，娶辽太祖的孙女耶律吕不古为妻。夫妻膝下无男，只有三个女儿。因此，无论从契丹人的尚武传统来看，还是从汉族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着眼，绝嗣乏后都是萧思温难以接受的现实。但因其妻是金枝玉叶，他既作了东床驸马，就只好断绝养外室纳小妾的念头。

萧思温汉化程度颇深，文质彬彬，喜读书，好儒学。而身为帝甥女的吕不古，则与丈夫的书卷气格格不入。契丹女子虽同男子一样可以离婚，但她祖母不允，只好凑合着过。待祖母作古时，她青春已逝，亦就断了离婚之念，便把一生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三女儿燕燕身上。她希燕燕亦同她的祖母一样，飞进皇家的宫帐，煊赫一时。

萧思温早就觉察到了妻子的良苦用心。况且，萧姓是后族，谁家的女儿不盼望入主辽宫，母仪天下？然而，愿望变成现实，谈何容易？在给燕燕起学名时，他想到唐代元稹的两句诗：“曾经绰立待丹墀，绽药宫花拂面枝”。“绰立待丹墀”，正是他妻子和他所梦寐以求的。萧思温决定以一“绰”字，作为燕燕的学名。但他们等啊等啊，直等到萧绰十三岁到了契丹女子的大婚之年，他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萧绰十七岁那年，在不知不觉间，一个汉族青年韩德让，悄悄地打开了她那一向紧紧关闭着的心扉。但就在她和韩德让私定终身的那天黄昏，辽景宗的圣旨到了萧府，她作梦一般成了辽景宗耶律贤的贵妃。

萧绰与耶律贤之间，纯粹是一桩政治联姻。在辽景宗看来，这是对拥立者萧思温的酬谢；而对萧绰而言，她是嫁给了大辽帝国，如果耶律贤不在一个偶然机会继承大统，她和他之间，根本

不可能成为夫妻。

辽应历十九年春，萧思温向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捎去口信：待他侍穆宗去怀陵祭扫归来，就着手给萧绰和韩德让筹办拖了多年的婚事。孰料，辽穆宗在怀州行猎时遇弑身亡。穆宗无后，从血缘上说，与穆宗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三个弟弟及其子侄，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即位，都将对穆宗遇弑兴师问罪，而从猎的大臣萧思温等，均可能受到株连。于是，经萧思温等大臣密议，就选中了辽世宗之子耶律贤，来即皇帝位。为防有变，他们封锁穆宗被弑的消息，连夜赶到耶律贤的寝帐，请其速至怀州，捷足先登，当日即于灵前即了皇位。在此次拥立中，萧思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辽景宗耶律贤，是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曾孙，其祖父耶律倍是太祖的长

子，耶律倍虽因母亲反对失去了太子身份，但在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伐中原突然病故于栾州之后，耶律贤的父亲耶律阮却被南征将士拥立，成了辽国的第三位皇帝——辽世宗。世宗即位仅五年，便被皇族成员耶律察割所杀害。当时耶律贤仅四岁，成了耶律察割追杀的主要对象。多亏一名宫卫将他藏在厨房附近的柴禾中，才幸免于难。此后不久，耶律贤被他的堂兄——辽历史上的第四位国君穆宗，送到永兴宫抚养，直至穆宗遇弑，他才应萧思温等臣僚所请，出来即皇帝位。

辽景宗耶律贤的身体状况极差，自幼便患有风疾。即位后日理万机的政事压力，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他经常头晕目眩，不能临朝听政。这就使得年轻时的萧绰，不得不协助丈夫处理国政。辽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耶律贤西巡西京大同，即云中。西京原是他之潜邸所在，大同东北的望云县原是他的宫帐，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有他早年的生活印记；如今回到阔别十三年的焦山行宫，其激动与兴奋之情可以想见。但乐极生

悲，九月十六日当他再次驰马祥古山猎场时，感到浑身乏力，拉弓射箭时亦有些力不从心。但他兴致正高，不愿拨马回宫。谁知，此后不久，他便嘴歪眼斜，口水横流，说话亦含混不清了。侍从西巡的韩匡嗣立即派人火速回上京通知萧绰，萧绰匆匆上路赶到西京行宫时，昏迷了数日的耶律贤终于睁开眼睛，将一张发皱的纸，递给了萧绰。皱纸上只写着寥寥数字：皇太子嗣位，皇后摄政。从此以后，“皇后摄政”四个字，就像四座大山，压在了萧绰稚嫩的肩上。是时，辽圣宗耶律隆绪只有十一岁，摄政的皇太后萧绰，亦还不满而立。“母寡子幼，族属雄壮，边防未靖”此十二个字，便是萧绰初临朝时的真实写照。

然而，萧绰摄政伊始，便表现出她的卓越才干。她首先革新政治，起用才俊，在契丹官员中，重用耶律休格，命其负责南面事务，防御宋军对幽云的进攻；破格举拔耶律斜珍，以侄女妻之，还令圣宗皇帝与之结为兄弟，令其节制西南诸军；还令历太宗、世宗、景宗三朝的老臣室？，担任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协助总理朝政。在汉臣中，她命自己的初恋情人韩德让，作为自己的智囊，担任宫廷宿卫兼政事令（宰相）。她在广大的辽国领土之内，实行两种制度。在契丹人集中居住区，实行国制，以国制治契丹。在汉人集中居住区，实行汉制，以汉制待汉人。在契丹人汉人杂居的地区，当国制与汉制发生矛盾冲突时，她诏令一律以汉法论处，深得广大汉人的拥护。在此前近二十年中，她还三次亲历宋朝腹地调查研究，了解政情、军情与民情，博采汉人文化，学习中原王朝的治世方略，终使一个奴隶制残余还很根深蒂固的契丹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与昌盛。但萧绰心里明白，宋朝君臣自赵匡胤起，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呼声，一向很高。她这次深入宋朝腹地进一步秘密侦察宋廷的政情、军情、民情与吏情，旨在回去以后制定出更切合实际的军政方略，主动挑战宋廷，以战求和，以便尽快逼使大宋君臣承认宋辽两国的版图

现状，从宋君臣的思想深入，打消其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念头，使两国边境从战争状态和准战争状态中解脱出来，化干戈为玉帛，世世代代地和平友好相处。

今儿清晨，萧绰化妆成江宁府春游走亲的诰命夫人离城不远，就听身后铃声叮咚，马蹄声碎，经打探方知，是宋皇选美的香车要经过，就索性隐身于半山坡的密林里，从绿树的枝叶中悄悄伸出“千里眼”，仔仔细细地观察着一辆辆香车打眼前经过。

“汝等来看，最后那辆绿帟四挂辇车，是选美钦使韩钦若的专舆。”忽然她向扮成侍卫长的堂弟亦是她长女婿的萧继先和三驸马萧恒德招招手儿，待萧继先和萧恒德走近了，她把“千里眼”递给萧继先，侃侃接道：“这个韩钦若，是北周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的儿子。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回兵汴梁时，韩通从内宫奔归，欲率众反抗赵匡胤，被拥护赵匡胤的散员指挥使王彦升，追到家里杀掉了。这个王彦升可能是杀红了眼睛，杀了韩通还不肯停手，还杀了韩通的妻子及其全家一百余口。但是，天不绝韩家之后，韩通五岁的女儿瑶仙和三岁的儿子韩钦若，均去外公家未归，就活了下来。于是，这姐弟两个就将父母仇，全家恨全记在了赵匡胤及其赵氏江山的头上，自幼便立志为父母报仇，为全家百余口人雪恨，一个七岁入道，上了青城山，法名为清宁，如今是青城山上清宫的道长；一个发愤读书，终入仕途，宋太宗时就位尊中书，作了参政大臣。然而，姐弟俩虽久有报仇之心，却难以寻得报仇雪恨的时机。就拖啊拖啊，一直拖至宋太宗择储的前夕，他们才选定了二十八太保赵元俨这么一个目标。他们看中了赵元俨的凶险残忍与无道，便欲翊助赵元俨夺得嗣位，进而即大位做国君，然后使赵氏的江山毁在赵元俨的手里。可是，人谋赶不上天算。赵元俨在竞储大战中失败了，他们加害赵恒的一次次阴谋，亦未得逞。到头来做皇帝的不是赵元俨而是赵恒。但，赵恒这个人，自幼好文艺不习治道。后靠手

下一群智囊幕僚，虽然唏哩糊涂竟储成功做了皇帝，但其政治上的悟性和敏感性，以及对善恶好坏人的识别能力，都不似治世之君。所以，他登极以后，二十八太保反而晋封为荆王，韩钦若亦倍受宠信兼作了选美钦使。以予观之，选美选美，其结局不一定美——亦许其中又孕藏着二十八太保和韩钦若的更大阴谋诡呢？”

萧绰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出韩钦若的过去和现在，讲得所有在场的聆听者，无不现出奇讶的表情来。萧继先笑道：“听太后的一番高论，就像听史家讲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入情合理，且言之有物。”

萧绰笑眯悠悠地乜斜萧继先一眼：“非也。以上所言得益于此前的三次密访中原。此次前来，予冀所获更丰。”

萧恒德正欲插话，就听身后忽有匆匆重重的脚步声传来。萧绰刹时警觉起来，怔神儿问：“何人这么慌里慌张？就不怕暴露了目标？”

大驸马萧继先，是萧绰伯父胡鲁古的儿子。因其父萧思温乏子无嗣，就过继给萧思温为子。由此可知，她的长女耶律观音，实际是下嫁了小舅舅。

三驸马萧恒德，是萧绰堂侄萧达兰的第三子。其幼女（三女儿）延寿，以知书达理、性格文静深得偏爱。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三公主，很难同一介武夫共话缠绵。但在萧家子孙中，不乏骁勇善战之辈，却极少既有谋略又风流倜傥的后生。因此，她几经考查，才选中已从马背上走下来的风流才子萧恒德。

萧继先、萧恒德闻太后责备来者脚步太重，便赶紧循声望去，来者原是大辽国的二驸马萧排押。

萧排押是萧绰堂侄萧达兰的长子，能征善战，屡建奇功。他看中了太后的次女长寿。便乞请父亲一再请求，终于把自己的二表姑聘作了夫人。此次他随太后深入中原腹地有两大使命：一、率一个游动小分队，随时搜索情报；二、松动远距离地循着太后